讀者意見專線：E-mail:hket-lifestyle@hket.com
撰文：何小雲 圖片：SaSia、被訪者提供
編輯：李越樺 美術：伍嘉芬

從記者到變臉藝人的不可能任務
韋飛雄那裏跌倒就那裏站起來

四川變臉，好像是很神秘的一種舞台表演。對於只有二十多歲的黃毛丫頭，要視之為終身職業，更加不可思議。

韋飛雄，就是因為被爸爸發現有表演慾，成年後被送往上海學京劇，然後只是兩個動作，就從爸爸那裏學了變臉。當時她不認為可以此成為職業，但經歷過跌倒、挫敗，19 年間，韋飛雄不單以變臉演出為生，而且還將之推廣至學校，希望大家不要將變臉當成一種魔術，而是像戲曲一般尊重。

2019 年，韋飛雄代表香港前往英國參加第 23 屆世界表演藝術錦標賽，一舉奪得 Variety Show 組別的香港區金獎、全球總金獎、全美 Live Show 金獎等殊榮，成為第一位奪得此殊榮的變臉藝人。

疫情期，變臉表演也有旺淡季之分，踏常中秋節後至翌年農曆新年都是旺季，暑假 6 至 8 月就比較靜。

為了不同客戶，韋飛雄會繪畫相關的面譜作變臉之用。

在海洋公園表演，第一天韋飛雄的丈夫 Ivan（右二）就不慎跌斷了十字韌帶，但還有 18 天每日 5 場的演出，他堅持必痛完成所有表演，才重新排期一年後做手術。而每日 5 場的演出，時間緊迫，韋飛雄（左二）落場上廁完，又要重新做身預備下一場了。

韋飛雄可以說是出身於賣藝世家，爸爸韋瑞群學京劇，後來還去學變臉，當年還有宋城的年代，會即場表演功夫、雜技，而母親就會表演魔術。韋飛雄雖然從小對上台表演有興趣，但都是直至 22 歲，一次在家鄉——廣西南寧上台表演唱歌，之後才被爸爸送往上海學京劇。

「雖然只是學了 3 個月，主攻一段戲，但爸爸想我對戲曲有基本的認知，上到舞台有基本的概念，之後就可以運用需要的工具。」學成後，有一天，爸爸叫韋飛雄穿上舊的戲服，示範了兩個動作，就算學成了變臉。「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，但我學變臉有甚麼用？不覺得它以後是我的職業，但爸爸就訂了套戲服給我，要我再改良。」但人生就是這樣。昔日做過診所助理、寫字樓文員、記者，以致收銀員的韋飛雄，不知不覺間踏上了變臉之路。

初踏舞台失手感丟架

這個如謎一樣的表演，當然不是說懂就懂。「2003 年，爸爸想我在雜技團的編排中，試下踩台的感覺。但第一次表演，我變了兩張，機關就 click 住，不知怎樣解決。當時我對自己好失望，練了咁多次，卻在爸爸及他的朋友面前丟架。我哭了個晚鐘，人家編排完，我還在哭。」

爸爸對韋飛雄失敗的反應，只是說答於經驗不夠，沒有嚴加責備。「我問自己是否要繼續？還有資格上台嗎？但若果今日失敗了就不再上台，那我就變得更加無用、更加失敗。因此我鼓勵自己，面對錯誤，看看那裏出事，就作出調整。」

被騷擾上台失誤無人明白

經驗是從失敗中累積。有一次韋飛雄到深圳同一天作兩場表演，她早已計算了交通時間、上粧卸粧時間，並且也曾到第二場的表演房間視察過。「中午演出很成功，但去到晚間表演的更衣室，卻發現沒有燈，惟有摸黑上粧。誰知有人狂拍門，說要入內換衫，就算多番解釋也無用，於是原本要 45 分鐘裝身，結果 10 分鐘就匆匆上完粧走出房間。無奈在舞台邊站了很久等候。」

2010 年，韋飛雄和爸爸在台灣參加節目《鎮石夜總會》合作變臉，5 分鐘內做出 102 張的紀錄，她平時表演常常變臉 20 張，感覺出 32 張是第一次。

由於事出突然，一切超出預期，加上情緒緊張，結果韋飛雄變臉了一、兩張就出問題了，沮喪地結束表演返回後台。「我心情差到極點，第二天碰到香港來的老闆，他說了一句：『你的表演就是這樣？！』我也沒有解釋我被騷擾，因為他不會明白後台究竟發生了甚麼事，但前車可鑑，以後演出我一定會找人陪伴幫手看門口，以免被騷擾。」

不說不知，變臉除了演出時那幾分鐘的時間，之前的準備功夫也不能怠慢。就好像 2010 年，韋飛雄曾經和爸爸在台灣，攜手在綜藝節目《鎮石夜總會》合作變臉，5 分鐘內不停地做出 102 張的紀錄。「我只是變臉 32 張，爸爸就 70 張。」

據她解釋，每貼一張臉譜在面上，就開始覺得侷促，有時會見暈缺氧，透不到氣。恒常是貼十多張，約需要 45 分鐘裝身，因此上粧時間要計算準確。「雖然我們會 expect 上完粧後那個時段就出場，但有時都不是我們可以控制到。就好像台灣那次，之前的表演出了意外，延遲了個晚鐘，我們惟有坐着等，不能說我惱，快啲讓我上台，因為這是也有演員的操守。」

韋飛雄在學校，讓學生感受變臉的過程。

兒時韋飛雄與父母在後台合照。

變臉不是魔術是一種藝術

未試過，其實不會明白變臉箇中的苦與樂。2012 年，韋飛雄就嘗試將本來只是在活動及晚會上表演的變臉帶進學校。「我們不只是一場 45 分鐘的表演，而是讓同學了解其歷史背景，學習欣賞藝術，可以問問題，並且體驗變臉。」至今她已到訪 250 間中小學，今年仍然有 80-100 間學校的演出課堂。

韋飛雄說昔日只是純粹一些粉絲，詢問她在哪裏公開演出想來捧場，但近年卻多了許多人想拜師學藝。「今年就收到 30 幾個查詢，有來自加拿大及台灣的電郵，又或者家長希望我開班授徒。」但她覺得授徒還未是時候。

「你很有興趣學習變臉，但學完又怎樣？是否會全情投入？又或只是好奇而已？有些人會覺得變臉是一種魔術；但其實它是戲曲中的一種特技，也需要一些基本功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尊重這藝術，而不是當看小丑變戲法般對待。」這就是韋飛雄不隨便收徒的原因。

就是在芝麻街這次變臉表演中，韋飛雄做了 35 張的個人紀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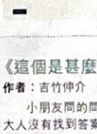
打書釘

撰文：Finn

《隱研吾》

作者：隱研吾　**出版**：大都會

隱研吾揮刀的台中新地標「未來動美術館」宋年才揭幕。多部有關隱研吾的中文著作今年率先面世，包括這部由建築師執筆談建築生涯和理念的新作。由「從喜歡動物到喜歡建築物」開始，以「疫情損害對建築師來說正是好機會」作結，輔以「石之美術館」、「伊豆的風呂小屋」等標誌性作品的創作歷程。



《有時混黑道，有時彈鋼琴》

作者：鈴木智彥　**出版**：時報

五十而知天命。作者這時知道自己的天命是學鋼琴，除了採訪黑道之外，小時候也學過管樂，大學讀攝影，輾轉成為專門採訪黑社會的記者。2018 年被 ABBA 的《Dancing Queen》感動，開始學琴，2019 年在鋼琴教室的音樂會公開演奏。書序的結語：「鋼琴是反抗人生的武器。」

《這個是甚麼？那個是甚麼？》

作者：吉竹伸介　**出版**：三采

小朋友問的問題，往往是大人的問題。只是大人沒有找到答案，也不會告訴你，甚至會說沒問題。甚麼是學校？甚麼是快樂？甚麼是謊言？甚麼是朋友？吉竹伸介的繪本陪大人和小朋友一起思索這些問題。

衛斯理《尋夢》

作者：倪匡　**出版**：明窗

原來除了廣東歌歌詞，周星馳、王家衛電影、金庸、張愛玲、亦舒小說名句之外，衛斯理也是現代香港人都愛引用的文化資產。現在最多人引用的當然是《追龍》的名句：「不必摧毀大城市的人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，甚至在表面上看來，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，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，就可以令它毀滅死亡。」

另一個最多人引用的是「南極白熊」典故。源於《地心洪感》，衛斯理在南極殺了一隻白熊，吃牠的肉，披牠的皮存活下來。可是南極沒有北極熊，當年的讀者因此群追猛打，結果倪匡還是沒有致歉，只在單行本表示：是一個笑話而不是錯誤。這樣處理反而久不久便被人拿出來分享，這就是倪匡。

倪匡最喜歡的衛斯理小說《尋夢》，沒有外星人，卻關於前世今生。